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七十九

七至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十六百七十 史部

明史卷七十七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志第五十三

食貨一

記曰取財於地而取法於天富國之本在於農桑明初沿元之舊錢法不通而用鈔又禁民間以銀交易宜若不便於民而洪永熙宣之際百姓充實府藏衍溢蓋是

時劬農務墾闢土無萊蕪人敦本業又開屯田行鹽法以給邊兵餉不仰藉於縣官故上下交足軍民胥裕其後屯田壞於豪強之兼并計臣變鹽法於是邊兵悉仰食太倉轉輸往往不給迨世宗以耗財之道廣府庫匱竭神宗乃加賦重征礦稅四出移正供以實左藏中涓羣小橫歛侵漁民多逐末田卒汙萊吏不能拊循而復侵刻之海內困敝而儲積益以空乏昧者多言復通鈔法可以富國不知國初之充裕在勤農桑而不在行鈔

法也夫彊本節用為理財之要明一代理財之道始所以得終所以失條其本末著於篇

戶口

田制

屯田
莊田

太祖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具書名歲居地籍上戶部帖給之民有司歲計其登耗以聞及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

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凡十年一周
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編為冊冊首
總為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里後為畸零僧道
給度牒有田者編冊如民科無田者亦為畸零每十年
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冊凡四一上戶
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各存一焉上戶部者冊面黃紙
故謂之黃冊年終進呈送後湖東西二庫度藏之歲命
戶科給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戶部主事四人釐校訛舛

其後黃冊祇具文有司徵稅編徭則自為一冊曰白冊
云凡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民有儒有醫有陰陽軍有
校尉有力士弓舖兵匠有廚役裁縫馬船之類瀕海有
鹽竈寺有僧觀有道士畢以其業著籍人戶以籍為斷
禁數姓合戶附籍漏口脫戶許自實里設老人選年高
為衆所服者導民善平鄉里爭訟其人戶避徭役者曰
逃戶年饑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僑於外者
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凡逃戶明初督令還本籍

復業賜復一年老弱不能歸及不願歸者令在所著籍授田輸賦正統時造逃戶周知冊核其丁糧凡流民英宗令勘籍編甲互保屬在所甲長管轄之設撫民佐貳官歸本者勞徠安輯給牛種口糧又從河南山西巡撫于謙言免流民復業者稅成化初荆襄寇亂流民百萬項忠楊璿為湖廣巡撫下令逐之弗率者戍邊死者無算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引東晉時僑置郡縣之法使近者附籍遠者設州縣以撫之都御史李賓上其說憲

宗命原傑出撫招流民十二萬戶給閒田置鄖陽府立
上津等縣統治之河南巡撫張瑄亦請輯西北流民帝
從其請凡附籍者正統時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屬離本
籍千里者許收附不及千里者發還景泰中令民籍者
收附軍匠竈役冒民籍者發還其移徙者明初嘗徙蘇
松嘉湖杭民之無田者四千餘戶往耕臨濠給牛種車
糧以資遣之三年不征其稅徐達平沙漠徙北平山後
民三萬五千八百餘戶散處諸府衛籍為軍者給衣糧

民給田又以沙漠遺民三萬二千八百餘戶屯田北平
置屯二百五十四開地千三百四十三頃復徙江南民
十四萬於鳳陽戶部郎中劉九臯言古狹鄉之民聽遷
之寬鄉欲地無遺利人無失業也太祖採其議遷山西
澤潞民於河北後屢徙浙江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
東河南又徙登萊青民於東昌兗州又徙直隸浙江民
二萬戶於京師充倉腳夫太祖時徙民最多其間有以
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處之成祖

覈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
丁口以實北平自是以後移徙者鮮矣初太祖設養濟
院收無告者月給糧設漏澤園葬貧民天下府州縣立
義冢又行養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賜爵復下詔優恤
遭難兵民然懲元末豪強侮貧弱立法多右貧抑富嘗
命戶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應天十八府州富民萬四
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徙其家以實京師謂之富戶成
祖時復選應天浙江富民三千戶充北京宛大二縣廂

長附籍京師仍應本籍徭役供給日久貧乏逃竄輒選
其本籍殷實戶僉補宣德間定制逃者發邊充軍官司
鄰里隱匿者俱坐罪弘治五年始免解在逃富戶每戶
徵銀三兩與廂民助役嘉靖中減為二兩以充邊餉太
祖立法之意本做漢徙富民實關中之制其後事久弊
生遂為厲階戶口之數增減不一其可攷者洪武二十
六年天下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
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弘治四年戶九百十一萬三千

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
萬歷六年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
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太祖當兵燹之後戶口顧
極盛其後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難兵起淮以北鞠為
茂草其時民數反增於前後乃遞減至天順間為最衰
成弘繼盛正德以來又減戶口所以減者周忱謂投倚
於豪門或冒匠竄兩京或冒引賈四方舉家舟居莫可
踪跡也而要之戶口增減由於政令張弛故宣宗嘗與

羣臣論歷代戶口以為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由土木兵戎殆篤論云

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時入官田地厥後有還官田沒官田斷入官田學田皇莊牧馬草場城孺苜蓿地牲地園陵墳地公占隙地諸王公主勲戚大臣內監寺觀賜乞莊田百官職田邊臣養廉田軍民商屯田通謂之官田其餘為民田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準明太祖即帝位遣周鑄等百六十

四人覈浙西田畝定其賦稅復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謂之鐵腳詭寄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先是詔天下編黃冊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為主諸原坂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別畢具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

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凡質賣田土備書稅糧科則官為籍記之母令產去稅存以為民害又以中原田多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開治河南掌其事臨濠之田驗其丁力計畝給之母許蕪并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給十五畝蔬地二畝免租三年每歲中書省奏天下墾田數少者畝以千計多者至二十餘萬官給牛及農具者乃收其稅額外墾荒者永不起科二十六年覈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

蓋駸駸無棄土矣凡田以近郭為上地迤遠為中地下地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諸州縣土著者以社分里甲遷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畝廣屯民新占畝狹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至宣德開墾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鹵無糧者皆覈入賦額數溢於舊有司乃以大畝當小畝以符舊額有數畝當一畝者步尺參差不一人得以意贏縮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貴州田無頃

畝尺籍悉徵之土官而諸處土田日久頗淆亂與黃冊不符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官田視民田得七之一嘉靖八年霍韜奉命修會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而湖廣河南廣東失額尤多非撥給於王府則欺隱於猾民廣東無藩府非欺隱即委棄於寇賊矣司國計者可不究心是時桂萼郭宏化唐龍簡霄先後疏請覈實田畝而顧鼎臣請履畝丈量丈量之議由此起江西安

福河南裕州首行之而法未詳具人多疑憚其後福建諸州縣為經緯二冊其法頗詳然率以地為主田多者猶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許孚遠為歸戶冊則以田從人法簡而密矣萬厯六年帝用大學士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限三載竣事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於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數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弘治時贏三百萬頃然居正尚綜核頗以濫額為功有

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倍克見田以充虛額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遂先後按濫額田增賦云屯田之制曰軍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萬戶府寓兵於農其法最善又令諸將屯兵龍江諸處惟康茂才績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飭將士洪武三年中書省請稅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徵明年中書省言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屯田凡官給牛種者十稅五自備者十稅三詔且勿徵三年後畝收租一斗六年太僕丞梁額

森鐵睦爾言寧夏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
灘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從之是時遣
鄧愈湯和諸將屯陝西彰德汝寧北平永平徙山西真
定民屯鳳陽又因海運餉遼有溺死者遂益講屯政天
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矣其制移民就寬鄉或召
募或罪徙者為民屯皆領之有司而軍屯則領之衛所
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
軍受田五十畝為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

官勸輸誅侵暴之吏初畝稅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則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為本衛所官軍俸糧永樂初定屯田官軍賞罰例歲食米十二石外餘六石為率多者賞鈔缺者罰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別命軍官各種樣田以其歲收之數相考較太原左衛千戶陳淮所種樣田每軍餘糧二十三石帝命重賞之寧夏總兵何福積穀尤多賜敕褒美戶部尚書郁新言湖廣諸衛收糧不一種請以米為準凡粟穀

糜黍大麥蕎麥二石稻穀葛秫二石五斗穆稗三石皆
準米一石小麥麻豆與米等從之著為令又更定屯守
之數臨邊險要守多於屯地僻處及輸糧艱者屯多於
守屯兵百名委百戶三百名委千戶五百名以上指揮
提督之屯設紅牌列則例於上年六十與殘疾及幼者
耕以自食不限於例屯軍以公事妨農務者免徵子粒
且禁衛所差撥於時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
盡滇蜀極於交趾中原則大河南北在在興屯矣宣宗

之世屢覈各屯以征戍罷耕及官豪勢要占匿者減餘糧之半迤北來歸就屯之人給車牛農器分遼東各衛屯軍為三等丁牛兼者為上丁牛有一為中俱無者為下英宗免軍田正糧歸倉止徵餘糧六石後又免沿邊開田官軍子粒減各邊屯田子粒有差景帝時邊方多事令兵分為兩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種成化初宣府巡撫葉盛買官牛千八百并置農具遣軍屯糧收糧易銀以補官馬耗損邊人稱便自正統後屯政稍弛而屯糧

猶存三之二其後屯田多為內監軍官占奪法盡壞憲宗之世頗議釐復而視舊所入不能什一矣弘治開屯糧愈輕有畝止三升者沿及正德遼東屯田較永樂間田贏萬八千餘頃而糧乃縮四萬六千餘石初永樂時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軍十九萬以屯軍四萬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邊外軍無月糧以是邊餉恒足及是屯軍多逃死常操軍止八萬皆仰給於倉而邊外數擾棄不耕劉瑾擅政遣官分出丈田責逋希瑾意者偽

增田數搜括慘毒戶部侍郎韓福尤急刻遼卒不堪脇

衆為亂撫之乃定明初募鹽商於各邊開中謂之商屯

迨弘治中葉淇變法而開中始壞諸淮商悉撤業歸西

北商亦多徙家於淮邊地為墟米石直銀五兩而邊儲

枵然矣世宗時楊一清復請召商開中又請倣古墓民

實塞下之意招徠隴右關西民以屯邊其後周澤王崇

古林富陳世輔王畿王朝用唐順之吳桂芳等爭言屯

政而龐尚鵬總理江北鹽屯尋移九邊與總督王崇古

先後區畫屯政甚詳然是時因循日久卒鮮實效給事中管懷理言屯田不興其弊有四疆場戒嚴一也牛種不給二也丁壯亡徙三也田在敵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猶欲按籍增賦非扣月糧即按丁賠補耳屯糧之輕至弘正而極嘉靖中漸增隆慶間復畝收一斗然屯丁逃亡者益多管糧郎中不問屯田有無月糧止半給沿邊屯地或變為斥鹵沙磧糧額不得減屯田御史又於額外增本折屯軍益不堪命萬厯時計屯田之數六十

四萬四千餘頃視洪武時虧二十四萬九千餘頃田日減而糧日增其弊如此時則山東巡撫鄭汝璧請開登州海北長山諸島田福建巡撫許孚遠墾閩海檀山田成復請開南日山澎湖又言浙江濱海諸山若陳錢金塘補陀玉環南麂皆可經理天津巡撫汪應蛟則請於天津興屯或留中不下或不久輒廢熹宗之世巡按張慎言復議天津屯田而御史左光斗命管河通判盧觀象大興水田之利太常少卿董應舉踵而行之光斗更

於河間天津設屯學試騎射為武生給田百畝李繼貞
巡撫天津亦力於屯務然頻歲旱蝗弗克底成效也明
時草場頗多占奪民業而為民厲者莫如皇莊及諸王
勲戚中官莊田為甚太祖賜勲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
多者百頃親王莊田千頃又賜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賜
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祿指揮沒於陣者皆賜公田勲
臣莊佃多倚威扞禁帝召諸臣戒諭之其後公侯復歲
祿歸賜田於官仁宣之世乞請漸廣大臣亦得請沒官

莊舍然寧王權請灌城為庶子耕牧地帝賜書援祖制拒之至英宗時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或反誣民占請案治比案問得實帝命還之民者非一乃下詔禁奪民田及奏請畿內地然權貴宗室莊田墳塋或賜或請不可勝計復辟後御馬太監劉順進薊州草場地獻由此始宦官之田則自尹奉喜寧始初洪熙時有仁壽宮莊其後又有清寧未央宮莊天順三年以諸王未出閤供用浩繁立東宮德王秀王莊田二王之藩地仍

歸官憲宗即位以没入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由此始其後莊田遍郡縣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置立莊田與貧民較利弗聽弘治二年戶部尚書李敏等以災異上言畿內皇莊有五共地萬二千八百餘頃勲戚中官莊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萬三千餘頃管莊官校招集羣小稱莊頭伴當占地土歛財物汙婦女稍與分辨輒被誣奏官校執縛舉家驚惶民心傷痛入骨災異所由生乞革去管莊之人付小民

耕種畝徵銀三分充各宮用度帝命戒飭莊戶又因御史言罷仁壽宮莊還之草場且命凡侵牧地者悉還其舊又定制獻地王府者戍邊奉御趙瑄獻雄縣地為皇莊戶部尚書周經劾其違制下瑄詔獄敕謫王輔導官導王奏請者罪之然當日奏獻不絕乞請亦愈繁徵興岐衡四王田多至七千餘頃會昌建昌慶雲三侯爭田帝輒賜之武宗即位踰月即建皇莊七其後增至三百餘處諸王外戚求請及奪民田者無算世宗初命給事

中夏言等清核皇莊田言極言皇莊為屬於民自是正德以來投獻侵牟之地頗有給還民者而宦戚革復中撓之戶部尚書孫交造皇莊新冊額減於舊帝命覈先年頃畝數以聞改稱官地不復名皇莊詔所司徵銀解部然多為官寺中飽積逋至數十萬以為常是時禁勲戚奏討奸民投獻者又草王府所請山場湖陂德王請齊漢二庶人所遺東昌兗州間田又請白雲等湖山東巡撫邵錫按新令却之語甚切德王爭之數四帝乃從

部議但存藩封初請莊田其後有奏請者不聽又定凡公主國公莊田世遠者存什三嘉靖三十九年遣御史沈陽清奪隱冒莊田萬六千餘頃穆宗從御史王廷瞻言復定世次遞減之限勲臣五世限田二百頃戚畹七百頃至七十頃有差初世宗時承天六莊二湖地八千三百餘頃領以中官又聽校舍兼并增八百八十頃分為十二莊至是始領之有司兼并者還民又著令宗室買田不輸役者沒官皇親田俱令有司徵之如勲臣例

雖請乞不乏而賜額有定徵收有制民害少裒止神宗

賚予過侈求無不獲潞王壽陽宮主恩最渥而福王分
封括河南山東湖廣田為王莊至四萬頃羣臣力爭乃
減其半王府官及諸閹丈地徵稅旁午於道扈養廨役
廩食以萬計漁歛慘毒不忍聞駕帖捕民格殺莊佃所
在騷然給事中官應震姚宗文等屢疏諫皆不報時復
更定勲戚莊田世次遞減法視舊制稍寬其後應議減
者輒奉詔姑留不能革也熹宗時桂惠瑞三王及遂平



寧國二公主莊田動以萬計而魏忠賢一門橫賜尤甚
蓋中葉以後莊田侵奪民業與國相終云

明史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六百七十一 史部

明史卷七十八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志第五十四

食貨二

賦役

賦役之法唐租庸調猶為近古自楊炎作兩稅法簡而易行歷代相沿至明不改太祖為吳王賦稅十取一役

法田計出夫縣上中下三等以賦十萬六萬三萬石下
為差府三等以賦二十萬上下十萬石下為差即位之
初定賦役法一以黃冊為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
租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夏稅無過八月秋糧無過
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
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職
役優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以戶計曰
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雇

役府州縣驗冊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兩稅
洪武時夏稅曰米麥曰錢鈔曰絹秋糧曰米曰錢鈔曰
絹弘治時會計之數夏稅曰大小米麥曰麥菽曰絲綿
并荒絲曰稅絲曰絲綿折絹曰稅絲折絹曰本色絲曰
農桑絲折絹曰農桑零絲曰人丁絲折絹曰改科絹曰
棉花折布曰苧布曰土苧曰紅花曰麻布曰鈔曰租鈔
曰稅鈔曰原額小絹曰幣帛絹曰本色絹曰絹曰折色
絲秋糧曰米曰租鈔曰債鈔曰山租鈔曰租絲曰租絹

曰租粗麻布曰課程棉布曰租苧布曰牛租米穀曰地
畝棉花絨曰棗子易米曰棗株課米曰課程苧麻折米
曰棉布曰魚課米曰改科絲折米萬厯時小有所增損
大略以米麥為主而絲絹與鈔次之夏稅之米惟江西
湖廣廣東廣西麥菽惟貴州農桑絲遍天下惟不及川
廣雲貴餘各視其地產太祖初立國即下令凡民田五
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麻畝
徵八兩木棉畝四兩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種桑出絹一

疋不種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疋此農桑絲絹所
由起也洪武九年天下稅糧令民以銀鈔錢絹代輸銀
一兩錢千文鈔十貫皆折輸米一石小麥則減直十之
二棉苧一疋折米六斗麥七斗麻布一疋折米四斗麥
五斗絲絹等各以輕重為損益願入粟者聽十七年雲
南以金銀貝布漆丹砂水銀代秋租於是謂米麥為本
色而諸折納稅糧者謂之折色越二年又令戶部侍郎
楊靖會計天下倉儲存糧二年外並收折色惟北方諸

布政司需糧餉邊仍使輸粟三十年諭戶部曰行人高
積言陝西困逋賦其議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咸
許任土所產折收米絹棉花及金銀等物著為令於是
戶部定鈔一錠折米一石金一兩十石銀一兩二石絹
一疋石有二斗棉布一疋一石苧布一疋七斗棉花一
斤二斗帝曰折收逋賦蓋欲蘇民困也今賦重若此將
愈困民豈恤之之意哉金銀每兩折米加一倍鈔止二
貫五百文折一石餘從所議永樂中既得交趾以絹漆

蘇木翠羽紙扇沉速安息諸香代租賦廣東瓊州黎人
肇慶瑤人內附輸賦比內地天下本色稅糧三千餘萬
石絲鈔等二千餘萬計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
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
可食歲歉有司往往先發粟賑貸然後以聞雖歲貢銀
三十萬兩有奇而民間交易用銀仍有厲禁至正統元
年副都御史周銓言行在各官俸支米南京道遠費多
輒以米易貨貴買賤售十不及一朝廷虛糜廩祿各官

不得實惠請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收
布絹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撫趙新亦以為言戶部尚
書黃福復條以請帝以問行在戶部尚書胡濙濙對以
太祖嘗折納稅糧於陝西浙江民以為便遂倣其制米
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
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百萬餘兩入內承運庫
謂之金花銀其後概行於天下自起運充軍外糧四石
收銀一兩解京以為永例諸方賦入折銀而倉廩之積

漸少矣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惟蘇松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歲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稅有二三石者大抵蘇最重嘉湖次之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戶部裁其額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

五升其以下者仍舊時蘇州一府秋糧二百七十四萬
六千餘石自民糧十五萬石外皆官田糧官糧歲額與
浙江通省埒其重猶如此建文二年詔曰江浙賦獨重
而蘇松準私租起科特以懲一時頑民豈可為定則以
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畝不得過一斗成祖盡草建文
政浙西之賦復重宣宗即位廣西布政使周幹巡視蘇
常嘉湖諸府還言諸府民多逃亡詢之耆老皆云重賦
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租舊畝五升小民佃種富民田

畝輸私租一石後因事故入官輒如私租例盡取之十
分取八民猶不堪况盡取乎盡取則民必凍餒欲不逃
亡不可得也仁和海寧崑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餘
頃逮今十有餘年猶徵其租田沒於海租從何出請將
沒官田及公候還官田租俱視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
斗海水淪陷田悉除其稅則田無荒蕪之患而細民獲
安生矣帝命部議行之宣德五年二月詔舊額官田租
畝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

者減十之三著為令於是江南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
況鍾曲計減蘇糧七十餘萬他府以為差而東南民力
少紓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戶部劾以變亂
成法宣宗雖不罪亦不能從而朝廷數下詔書蠲免租
賦持籌者輒私戒有司勿以詔書為辭帝以尚書胡濙
言計臣壅遏膏澤然不深罪也正統元年令蘇松浙江
等處地方準民田起科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
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

至二斗者減作一斗蓋宣德末蘇州逋糧至七百九十萬石民困極矣至是乃獲少甦英宗復辟之初令鎮守浙江尚書孫原貞等定杭嘉湖則例以起科重者徵米宜少起科輕者徵米宜多乃定官田畝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三斗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歲徵平米二石二斗凡重者

輕之輕者重之欲使科則適均而畝科一石之稅未嘗減云嘉靖二年御史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二百五十餘萬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內官之衆軍士之增悉取給其中賦入則日損支費則日多請覈祖宗賦額及經費多寡之數一一區畫則知賦入有限而浮費不容不節矣於是戶部下令天下官吏考滿遷秩必嚴覈任內租稅徵解足數方許給由交代仍乞朝廷躬行

節儉以先天下帝納之既而諭德顧鼎臣條上錢糧積弊四事一曰察理田糧舊額請貴州縣官於農隙時令里甲等做洪武正統間魚鱗風旗之式編造圖冊細列元額田糧字圩則號條段冊荒成熟步口數目官為覆勘分別界址履畝檢踏丈量具開墾改正豁除之數刊刻成書收貯官庫給散里中永為稽考仍斟酌先年巡撫周忱王恕簡便可行事例立為定規取每歲實徵起運存留加耗本色折色并處補暫徵帶徵停徵等件數

目會計已定張榜曉諭庶吏胥不得售其奸欺而小民免賠累科擾之患一曰催徵歲辦錢糧成弘以前里甲催徵糧戶上納糧長收解州縣監收糧長不敢多收斛面糧戶不敢攬雜水穀糠粃兌糧官軍不敢阻難多索公私兩便近者有司不復比較經催里甲負糧人戶但立限敲扑糧長令下鄉追徵豪强者則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鷄犬為空孱弱者為勢豪所凌耽延欺賴不免變產補納至或舊役侵欠責償新簽一人逋負株連

親屬無辜之民死於筭楚圖圉者幾數百人且往時每區糧長不過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實收掌管糧之數少而科歛打點使用年例之數多州縣一年之間輒破中人百家之產害莫大焉宜令戶部議定事例轉行所司審編糧長務遵舊規如州縣官多僉糧長縱容下鄉及不委里甲催辦輒酷刑限比糧長者罪之致人命多死者以故勘論其二則議遣官綜理及復預備倉糧也疏下戶部言所陳俱切時弊令所司舉行遷延

數載如故糧長者太祖時令田多者為之督其鄉賦稅
歲七月州縣委官偕詣京領勘合以行糧萬石長副各
一故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蒙擢用末年更定每區
正副二名輪充宣德間復永充科歛橫溢民受其害或
私賣官糧以牟利其罷者虧損公賦事覺至隕身喪家
景泰中草糧長未幾又復自官軍兌運糧長不復輸京
師在州里間頗滋害故鼎臣及之未幾御史郭宏化等
亦請通行丈量以杜包賠兼并之弊帝恐紛擾不從給

事中徐俊民言今之田賦有受地於官歲供租稅者謂之官田有江水泛溢溝塍淹沒者謂之坍江有流移亡絕田棄糧存者謂之事故官田貧民佃糧畝入租三斗或五六斗或石以上者有之坍江事故虛糧里甲賠納或數十石或百餘石者有之夫民田之價十倍官田貧民既不能置而官田糧重每病取盈益以坍江事故虛糧又令攤納追呼敲扑歲無寧日而奸富猾胥方且詭寄那移并輕分重此小民疾苦閭閻凋瘵所以日益而

日增也請定均糧限田之制冊江事故悉與蠲免而合
官民田為一定上中下三等起科以均糧富人不得過
千畝聽以百畝自給其羨者則加輸邊稅如此則多寡
有節輕重合宜貧富相安公私俱足矣部言疆土民俗
各異令所司熟計其便不行越四年乃從應天巡撫侯
位奏免蘇州冊海田糧九萬餘石然那移飛灑之弊相
沿不改至十八年鼎臣為大學士復言蘇松常鎮嘉湖
杭七府供輸甲天下而里胥豪右蠹弊特甚宜將欺隱

及坍荒田土一一檢覈改正於是應天巡撫歐陽鐸檢
荒田二千餘頃計租十一萬石有奇以所欺隱田糧六
萬餘石補之餘請豁免戶部終持不下時嘉興知府趙
瀛建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鐸
乃與蘇州知府王儀盡括官民田畝益之履畝清丈定
為等則所造經賦冊以八事定稅糧曰元額稽始曰事
故除虛曰分項別異曰歸總正實曰坐派起運曰運餘
撥存曰存餘考積曰徵一定額又以八事考里甲曰丁

田曰慶賀曰祭祀曰鄉飲曰科賀曰卹政曰公費曰備
用以三事定均徭曰銀差曰力差曰馬差著為例徵一
者總徵銀米之凡而計畝均輸之其科則最重與最輕
者稍以耗損益推移重者不能盡損惟遞減耗米派輕
費折除之陰予以輕輕者不能加益為徵本色遞增耗
米加乘之陰予以重推收之法以田為母戶為子時豪
右多梗其議鼎臣以為善曰是法行吾家益一千石輸
然貧民減千石矣不可易也顧其時上不可損賦額長

民者私以己意變通由是官田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賦反加矣時又有網銀一串鈴諸法網銀者舉民間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易知而不繁猶網之有網也一串鈴則夥收分解法也自是民間輸納止收本色及折色銀矣是時天下財賦歲入太倉庫者二百萬兩有奇舊制以七分經費而存積三分備兵歉以為常世宗中年邊供費繁加以土木禱祀月無虛日帑藏匱竭司農百計生財甚至變賣寺田收贖軍罪猶不能給二十九

年詣達內侵增設戍餉額過倍三十年京邊歲用至五百九十五萬戶部尚書孫應奎萬目無策乃議於南畿浙江等州縣增賦百二十萬加派於是始嗣後京邊歲用多者過五百萬少者亦三百餘萬歲入不能充歲出之半由是度支為一切之法其箕歛財賄題增派括贖算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興焉其初亦賴以濟匱久之諸所灌輸益少又四方多事有司徃徃為其地奏留或請免浙直以備倭川貴以採木山陝宣大

以兵荒不惟停格軍興所徵發即歲額二百萬且虧其
三之一而內廷之賞給齋殿之經營宮中夜半出片紙
吏雖急無敢延頃刻者三十七年大同右衛告警賦入
太倉者僅七萬帑儲大較不及十萬戶部尚書方鈍等
憂懼不知所出乃乘間具陳帑藏空虛狀因條上便宜
七事以請既又令羣臣各條理財之策議行者凡二十
九事益瑣屑非國體而累年以前積逋無不追徵南方
本色逋賦亦皆追徵折色矣是時東南被倭南畿浙閩

多額外提編江南至四十萬提編者加派之名也其法以銀力差排編十甲如一甲不足則提下甲補之故謂之提編及倭患平應天巡撫周如斗乞減加派給事中何燧亦具陳南畿因敝言軍門養兵工部料價操江募兵兵備道壯丁府州縣鄉兵率為民累甚者指一科十請禁草之命如燧議而提編之額不能減隆萬之世增額既如故又多無藝之征逋糧愈多規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餘年未徵而報收一縣有至十萬者逋

欠之多縣各數十萬賴行一條鞭法無他科擾民力不大絀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贈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併為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立法頗為簡便嘉靖間數行數止至萬厯九年乃盡行之其後接踵三大征頗有加派事畢旋已至四十六年驟增遼餉

三百萬時內帑充積帝靳不肯發戶部尚書李汝華乃
援征倭播例畝加三釐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
明年復加三釐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二釐通
前後九釐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為歲額所不加者畿內
八府及貴州而已天啟元年給事中甄淑言遼餉加派
易致不均蓋天下戶口有戶口之銀人丁有人丁之銀
田土有田土之銀有司徵收總曰銀額按銀加派則其
數不滿東西南北之民甘苦不同布帛粟米力役之法

徵納不同惟守令自知其甘苦而通融其徵納令因人
土之宜則無偏枯之累其法以銀額為主而通人情酌
土俗頒示直省每歲存留起解各項銀兩之數以所加
餉額按銀數分派總提折扣裒多益寡期不失餉額而
止如此則愚民易知可杜奸胥意為增減之弊且小民
所最苦者無田之糧無米之丁田鬻富室產去糧存而
輸丁賦宜取額丁額米兩衡而定其數計米若干即帶
丁若干買田者收米便收丁則縣冊不失丁額貧民不

致賠累而有司亦免逋賦之患下部覆議從之崇禎三年軍興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增田賦戶部尚書畢自嚴不能止乃於九釐外畝復徵三釐惟順天永平以新被兵無所加餘六府畝徵六釐得他省之半共增賦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後五年總督盧象昇請加宦戶田賦十之一民糧十兩以上同之既而概徵每兩一錢名曰助餉越二年復行均輸法因糧輸餉畝計米六合石折銀八錢又畝加徵一分四釐九絲越二年楊嗣昌督師

畝加練餉銀一分兵部郎張若麟請收兵殘遺產為官
莊分上中下畝納租八斗至二三斗有差御史衛周嗣
言嗣昌流毒天下勦練之餉多至七百萬民怨何極御
史郝晉亦言萬厯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
派遼餉至九百萬勦餉三百三十萬業已停罷旋加練
餉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十萬以輸京師
又括京師二十萬以輸邊者乎疏語雖切直而時事危
急不能從也役法定於洪武元年田一頃出丁夫一人

不及頃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尋編應天十八府
州江西九江饒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圖冊每歲農隙赴
京供役三十日遣歸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
出米一石資其用非佃人而計畝出夫者畝資米二升
五合迨造黃冊成以一百十戶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
甲以上中下戶為三等五歲均役十歲一更造一歲中
諸色雜目應役者編第均之銀力從所便曰均徭他雜
役曰雜泛凡祇應禁子弓兵悉僉市民毋役糧戶額外

科一錢役一夫者罪流徙後法稍弛編徭役里甲者以戶為斷放大戶而勾單小於是議者言均徭之法按冊籍丁糧以資產為宗覈人戶上下以蓄藏得實也稽冊籍則富商大賈免役而土著困覈人戶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而小民益窮蹙二者交病然專論丁糧庶幾古人租庸調之意乃令以舊編力差銀差之數當丁糧之數難易輕重酌其中役以應差里甲除當復者論丁糧多少編次先後曰鼠尾冊按而徵之市民商賈家殷足

而無田產者聽自占以佐銀差正統初僉事夏時創行於江西他省倣行之役以稍平其後諸上供者官為支解而官府公私所須復給所輸銀於坊里長責其營辦給不能一二供者或什伯甚至無所給惟計值年里甲祇應夫馬飲食而里甲病矣凡均徭解戶上供為京繇主納為中官留難不易中納徃復改貿率至傾產其他役苛索之弊不可毛舉明初令天下貢土所有有常額珍奇玩好不與即須用編之里甲出銀以市顧其目冗

碎奸黠者緣為利孔又大工營繕祠官祝釐資用繁溢
迨至中葉倭寇交訐仍歲河決國用耗殫於是里甲均
徭浮於歲額矣凡役民自里中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
船頭館夫祇候弓兵皂隸門禁厨斗為常役後又有斫
薪擡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鋪牒淺夫之類因事編
僉歲有增益嘉隆後行一條鞭法通計一省丁糧均派
一省徭役於是均徭里甲與兩稅為一小民得無擾而
事亦易集然糧長里長名罷實存諸役卒至復僉農氓

條鞭法行十餘年規制頓紊不能盡遵也天啟時御史李應昇疏陳十害其三條切言馬夫河役糧甲修辦白役擾民之弊崇禎三年河南巡撫范景文言民所患苦莫如差役錢糧有收戶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究之所僉非富民中人之產輒為之傾自變為條鞭法以境內之役均於境內之糧宜少甦矣乃民間仍歲奔走罄資津貼是條鞭行而大戶未嘗革也時給事中劉懋復奏裁驛夫征調徃

來仍責編戶驛夫無所得食至相率從流賊為亂云凡
軍匠竈戶役皆永充軍戶死若逃者於原籍勾補匠戶
二等曰住坐曰輸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
輸罰班銀月六錢故謂之輸班監局中官多占匠役又
括充幼匠動以千計死若逃者勾補如軍竈戶有上中
下三等每一正丁貼以餘丁上中戶丁力多或貼二三
丁下戶概予優免他如陵戶園戶海戶廟戶藩夫庫役
瑣末不可勝計明初工役之繁自營建兩京宗廟宮殿

闕門王邸採木陶甃工匠造作以萬萬計所在築城濬
陂百役具舉迄於洪宣郊壇倉庾猶未迄工正統天順
之際三殿兩宮南內離宮次第興建弘治時大學士劉
吉言近年工役俱摘發京營軍士內外軍官禁不得估
工用大小多寡本用五千人奏請至一二萬無所稽覈
禮部尚書倪岳言諸役費動以數十萬計水旱相仍乞
少停止南京禮部尚書童軒復陳工役之苦吏部尚書
林瀚亦言兩畿頻年凶災困於百役窮愁怨嘆山陝供

億軍興雲南廣東西征發勦叛山東河南湖廣四川江西興造王邸財力不贍浙江福建辦物料視舊日增多庫藏空匱不可不慮帝皆納其言然不能盡從也武宗時乾清宮役尤大以太素殿初制樸儉改作雕峻用銀至二十萬餘兩役工匠三千餘人歲支工食米萬三千餘石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霽諸殿御馬監鐘鼓司南城豹房火藥庫皆鼎新之權倖閹宦房屋莊園祠墓香火寺觀工部復竊官銀以媚馬給事中張原言工匠養

父母妻子尺籍之兵禦外侮京營之軍衛王室今奈何
令民無所賴兵不麗伍利歸私門怨叢公室乎疏入謫
貴州新添驛丞世宗營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為汰省
而經費已六七百萬其後增十數倍齋宮秘殿並時而
興工場二三十處役匠數萬人軍稱之歲費二三百萬
其時宗廟萬壽宮災帝不之省營繕益急經費不敷乃
令臣民獻助獻助不已復行開納勞民耗財視武宗過
之萬厯以後營建織造溢經制數倍加以征調開採民

不得少休迨閭人亂政建地營墳僭越亡等功德私祠
遍天下蓋二百餘年民力殫殘久矣其以職役優免者
少者一二丁多者至十六丁萬厯時免田有至二三千
者至若賦稅蠲免有恩蠲有災蠲太祖之訓凡四方水
旱輒免稅豐歲無災傷亦擇他瘠民貧者優免之凡歲
災盡蠲二稅且貸以米甚者賜米布若鈔又設預備倉
令老人運鈔易米以儲粟荆蘄水災命戶部主事趙乾
往振遷延半載怒而誅之青州旱蝗有司不以聞逮治

其官吏旱傷州縣有司不奏許耆民申訴處以極刑孝
感饑其令請以預備倉振貸帝命行人馳驛往且諭戶
部自今凡歲饑先發倉庾以貸然後聞著為令在位三
十餘年賜予布鈔三百萬米百餘萬所蠲租稅無數成
祖間河南饑有司匿不以聞逮治之因命都御史陳瑛
榜諭天下有司水旱災傷不以聞者罪不宥又敕朝廷
歲遣巡視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仁宗監國時
有以發振請者遣人馳諭之言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尚

從容啟請待報不能效漢汲黯即宣宗時戶部請覈饑民帝曰民饑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災奚待勘蓋二祖仁宣時仁政亟行預備倉之外又時時截起運賜內帑被災處無儲粟者發旁縣米振之蝗蝻始生必遣人捕瘞鬻子女者官為收贖且令富人蠲佃戶租大戶貸貧民粟免其雜役為息豐年償之皇莊湖泊皆弛禁聽民採取饑民還籍給以口糧京通倉米平價出糶兼預給俸糧以殺米價建官舍以處流民給糧以收棄嬰養濟

院窮民各注籍無籍者收養臘燭幡竿二寺其卹民如此世宗神宗於民事略矣而災荒疏至必賜蠲振不敢違祖制也振米之法明初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歲以下不與永樂以後減其數納米振濟贖罪者景帝時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減三之一餘遞減有差捐納事例自憲宗始生員納米百石以上入國子監軍民納二百五十石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級至正七品止武宗時富民納粟振濟千石以上者表其門九百石至

二三百石者授散官得至從六品世宗令義民出穀二十石者給冠帶多者授官正七品至五百石者有司為立坊振粥之法自世宗始報災之法洪武時不拘時限弘治中始限夏災不得過五月終秋災不得過九月終萬曆時又分近地五月七月邊地七月九月洪武時勘災既實盡與蠲免弘治中始定全災免七分自九分災以下遞減又止免存留不及起運後遂為永制云

明史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六百七十二

史部

明史卷七十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志第五十五

食貨三

漕運

倉庫

歷代以來漕粟所都給官府廩食各視道里遠近以為
準太祖都金陵四方貢賦由江以達京師道近而易自

成祖遷燕道里遼遠法凡三變初支運次兌運支運相
參至支運悉變為長運而制定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
江西及蘇州等九府運糧三百萬石於汴梁已而大將
軍徐達令忻崞代堅臺五州運糧大同中書省符下山
東行省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衡其後海運餉
北平遼東為定制其西北邊則浚開封漕河餉陝西自
陝西轉餉寧夏河州其西南令川貴納米中鹽以省遠
運於時各路皆就近輸得利便矣永樂元年納戶部尚

書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
陳州潁岐口跌坡別以巨舟入黃河抵八柳樹車運赴
衛河輸北平與海運相參時駕數臨幸百費仰給不止
餉邊也淮海運道凡二而臨清倉儲河南山東粟亦以
輸北平合而計之為三運惟海運用官軍其餘則皆民
運云自濬會通河帝命都督賈義尚書宋禮以舟師運
禮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輒敗乃造淺船五百艘運淮
揚徐兗糧百萬以當海運之數平江伯陳瑄繼之頗增

至三千餘艘時淮徐臨清德州各有倉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至淮安倉分遣官軍就近輓運自淮至徐以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以次遞運歲凡四次可三百萬餘石名曰支運支運之法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通數年以為裒益期不失常額而止由是海陸二運皆罷惟存遮洋船每歲於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糧三十萬石十二輸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輸薊州而已不數

年官軍多所調遣遂復民運道遠數愆期宣德四年瑄
及尚書黃福建議復支運法乃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
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寧池廬安廣德民運糧二
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
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令官軍接運入京通
二倉民糧既就近入倉力大減省乃量地近遠糧多寡
抽民船十一或十三五之一以給官軍惟山東河南北
直隸則徑赴京倉不用南運尋令南陽懷慶汝寧糧運

臨清倉開封彰德衛輝糧運德州倉其後山東河南皆
運德州倉六年瑄言江南民運糧諸倉往返幾一年誤
農業令民運至淮安瓜洲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北給
與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是為兌運命羣臣會議吏部
蹇義等上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以地遠近為差每
石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隸六斗北直隸五斗
民有運至淮安兌與軍運者止加四斗如有兌運不盡
仍令民自運赴諸倉不願兌者亦聽其自運軍既加耗

又給輕齎銀為洪閘盤撥之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事而民亦多以遠運為艱於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矣軍與民兌米往往恃強勒索帝知其弊敕戶部委正官監臨不許私兌已而頗減加耗米遠者不過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以三分為率二分與米一分以他物準正糧斛面銳耗糧俱平槩運糧四百萬石京倉貯十四通倉貯十六臨徐淮三倉各遣御史監收正統初運糧之數四百五十萬石而兌運者二百八十萬餘石淮徐

臨德四倉支運者十之三四耳土木之變復盡留山東

直隸軍操備蘇松諸府運糧仍屬民景泰六年瓦剌入貢乃復軍運天順末兌運法行久倉人覬耗餘入庾率兌斛而且求多索軍困甚憲宗即位漕運參將袁佑上言便宜帝曰律令明言收糧令納戶平準石加耗不過五升今運軍顧明加則倉吏侵害過多可知今後令軍自槩每石加耗五升毋溢勒索者治罪後從督倉中官言加耗至八升久之復溢收如故屢禁不能止也初運

糧京師未有定額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自後以為常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其內兌運者三百三十萬石由支運改兌者七十萬石兌運之中湖廣山東河南折色十七萬七千七百石通計兌運改兌加以耗米入京通兩倉者凡五百十八萬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隸正糧獨百八十萬蘇州一府七十萬加耗在外浙賦視蘇減數萬江西湖廣又殺焉天津薊州密雲昌平共給米六十四萬餘石悉

支兌運米而臨德二倉貯預備米十九萬餘石取山東河南改兌米充之遇災傷則撥二倉米以補運務足四百萬之額不令缺也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兌之議時應天巡撫滕昭令運軍赴江南水次交兌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為渡江費後數年帝乃命淮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兌由是悉變為改兌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然是時司倉者多苛取甚至有額外罰運軍展轉稱貸不支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疏論

運軍之苦言各直省運船皆工部給價令有司監造近者漕運總兵以價不時給請領價自造而部臣慮軍士不加愛護議令本部出料四分軍衛任三分舊船抵三分軍衛無從措辦皆軍士賣資產鬻男女以供之此造船之苦也正軍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以餘丁充之一戶有三四人應役者春兌秋歸艱辛萬狀船至張家灣又僱車盤撥多稱貸以濟用此往來之苦也其所稱貸運官因以侵魚責償倍息而軍士或自載土產以易

新米又格於禁例多被掠奪今宜加造船費每艘銀二十兩而禁約運官及有司科害搜檢之弊庶軍困必甦詔從其議五年戶部尚書葉淇言蘇松諸府連歲荒歉民買漕米每石銀二兩而北直隸山東河南歲供宣大二邊糧料每石亦銀一兩去歲蘇州兌運已折五十萬石每石銀一兩今請推行於諸府而稍差其直災重者石七錢稍輕者石仍一兩俱解部轉發各邊抵北直隸三處歲供之數而收三處本色以輸京倉則費省而事

易集從之自後歲災輒權宜折銀以水次倉支運之糧充其數而折價以六七錢為率無復至一兩者先是成化間行長運之法江南州縣運糧至南京令官軍就水次兌支計省加耗輸輓之費得餘米十萬石有奇貯預備倉以資緩急之用至是巡撫都御史以兌支有弊請令如舊上倉而後放支戶部言兌支法善不可易詔從部議以所餘就貯各衛倉作正支銷又從戶部言山東改兌糧九萬石仍聽民自運臨德二倉令官軍支運正

德二年漕運官請疏通水次倉儲言往時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以待衛軍支運後改附近州縣水次交兌已而并支運七十萬石亦令改兌但七十萬石之外猶有兌交不盡者民仍運赴四倉久無支銷以致陳腐請將浙江江西湖廣正兌糧米三十五萬石折銀解京而令三省衛軍赴臨德等倉支運如所折之數則諸倉米不腐三省漕卒便於支運歲漕額外又得三十五萬折銀一舉而數善具矣帝命部臣議如其請六年戶部侍郎

邵寶以漕運遲滯請復支運法戶部議支運法廢久不可卒復事遂寢臨德二倉之貯米也凡十九萬計十年得百九十萬自世宗初災傷撥補日多而山東河南以歲歉數請輕減且二倉因積多朽腐於是改折之議屢興而倉儲漸耗矣嘉靖元年漕運總兵楊宏請以輕齎銀聽運官道支為顧僦舟車之費不必裝鞘印封記篋羨餘以苦漕卒給事御史交駁之戶部言科道官之論主於防奸是也但輕齎本資轉般費今慮官軍侵耗盡

取其贏餘以歸太倉則以脚價為正糧非立法初意也
乃議運船至通州巡倉御史覈驗酌量支用實數著為
定規有羨餘不輸太倉即用以修船官旗漁蠹者重罪
輕齎銀者憲宗以諸倉改兌給路費始各有耗米免運
米俱一平一銳故有銳米自隨船給運四斗外餘折銀
謂之輕齎凡四十四萬五千餘兩後頗入太倉矣隆慶
中運道艱阻議者欲開膠萊河復海運由淮安清江浦
口歷新壩馬家壩至海倉口徑抵直沽止循海套不泛

大洋疏上遣官勘報以水多沙磧而止神宗時漕運總督舒應隆言國家兩都竝建淮徐臨德實南北咽喉自兌運久行臨德尚有歲積而淮徐二倉無粒米請自今山東河南全熟時盡徵本色上倉計臨德已足五十餘萬則令納於二倉亦積五十萬石而止從之當是時折銀漸多萬歷三十年漕運抵京僅百三十八萬餘石而撫臣議截留漕米以濟河工倉場侍郎趙世卿爭之言太倉入不當出計二年後六軍萬姓將待新漕舉炊倘

輸納愆期不復有京師矣蓋災傷折銀本折漕糧以抵京軍月俸其時混支以給邊餉遂致銀米兩空故世卿爭之自後倉儲漸匱漕政亦益弛迨於啟禎天下蕭然煩費歲供愈不足支矣運船之數永樂至景泰大小無定為數至多天順以後定船萬一千七百七十官軍十二萬人許令附載土宜免徵稅鈔孝宗時限十石神宗時至六十石憲宗立運船至京期限北直隸河南山東五月初一日南直隸七月初一日其過江支兌者展一

月浙江江西湖廣九月初一日通計三年考成違限者
運官降罰武宗列水程圖格日日次填行止站地違限
之米頓德州諸倉曰寄囤世宗定過淮程限江北十二
月江南正月湖廣浙江江西三月神宗時改為二月又
改至京限五月者縮一月七八九月者遞縮兩月後又
通縮一月神宗初定十月開倉十一月兌竣大縣限船
到十日小縣五日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八
閘皆先期以樣米呈戶部運糧到日比驗相同乃收凡

災傷奏請改折者毋過七月題議後期及臨時改題者
立案免覆漂流者抵換食米大江漂流為大患河道為
小患二百石外為大患二百石內為小患小患把總勘
報大患具奏其後不計多寡概行奏勘矣初船用楠杉
下者乃用松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每船受正
耗米四百七十二石其後船數缺少一船受米七八百
石附載夾帶日少所在稽留違限一遇河決即有漂流
官軍因之為奸水次折乾沿途浸盜妄稱水火至有鑿

船自沉者明初命武臣督海運嘗建漕運使尋罷成祖以後用御史又用侍郎都御史催督郎中員外分理主事督兌其制不一景泰二年始設漕運總督於淮安與總兵叅將同理漕事漕司領十二總十二萬軍與京操十二營軍相準初宣宗令運糧總兵官巡撫侍郎歲八月赴京會議明年漕運事宜及設漕運總督於淮安總督赴京至萬歷十八年後始免凡歲正月總督巡揚州經理瓜淮過閘總兵駐徐邳督過洪八閘同理漕參政

管押赴京攢運則有御史郎中押運則有參政監兌理
刑管洪管厰管閘管泉監倉則有主事清江衛河有提
舉兌畢過淮過洪巡撫漕司河道各以職掌奏報有司
米不備軍衛船不備過淮誤期者責在巡撫米具船備
不即驗放非河梗而壓幫停泊過洪誤期因而漂凍者
責在漕司船糧依限河渠淤淺疏濬無法閘坐啟閉失
時不得過洪抵灣者責在河道明初於漕政每加優恤
仁宣禁役漕舟宿遲運者英宗時始扣口糧均攤而運

軍不守法度為民害自後漕政日弛軍以耗米易私物
道售稽程比至反買倉米補納多不足數而糧長率攬
沙水於米中河南山東尤甚往往蒸濕浥爛不可食權
要貸運軍銀以罔厚利至請撥關稅給船料以取償漕
運把總率由賄得倉場額外科取歲至十四萬世宗初
政諸弊多釐革然漂流違限二弊日以滋甚中葉以後
益不可究詰矣漕糧之外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
白熟粳糯米十七萬四十餘石內折色八千餘石各府

部糙粳米四萬四千餘石內折色八千八百餘石令民運謂之白糧船自長運法行糧皆軍運而白糧民運如故穆宗時陸樹德言軍運以充軍儲民運以充官祿人知軍運之苦不知民運尤苦也船戶之求索運軍之欺陵洪閘之守候入京入倉厥弊百出嘉靖初民運尚有保全之家十年後無不破矣以白糧令軍帶運甚便疏入下部議不從凡諸倉應輸者有定數其或改撥他鎮者水次應兌漕糧即令坐派鎮軍領兌者給價州縣官

督車戶運至遠倉或給軍價就令關支者通謂之空運
九邊之地輸糧大率以車宣德時餉開平亦然而蘭甘
松潘往往使民背負永樂中又嘗令廣東海運二十萬
石給交趾云

明初京衛有軍儲倉洪武三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臨
濠臨清二倉以供轉運各行省有倉官吏俸取給焉邊
境有倉收屯田所入以給軍州縣則設預備倉東南西
北四所以振凶荒自鈔法行頗有省革二十四年儲糧

十六萬石於臨清以給訓練騎兵二十八年置皇城四門倉儲糧給守禦軍增京師諸衛倉凡四十一又設北平密雲諸縣倉儲糧以資北征永樂中置天津及通州左衛倉且設北京三十七衛倉益令天下府縣多設倉儲預備倉之在四鄉者移置城內迨會通河成始設倉於徐州淮安德州而臨清因洪武之舊并天津倉凡五謂之水次倉以資轉運既又移德州倉於臨清之永清霸設武清衛倉於河西務設通州衛倉於張家灣宣德

中增造臨清倉容三百萬石增置北京及通州倉京倉以御史戶部官錦衣千百戶季更巡察外倉則布政按察都司關防之各倉門以致仕武官二率老幼軍丁十人守之半年一更英宗初命廷臣集議天下司府州縣有倉者以衛所倉屬之無倉者以衛所改隸惟遼東甘肅寧夏萬全及沿海衛所無府州縣者仍其舊正統中增置京衛倉凡七自免運法行諸倉支運者少而京通倉不能容乃毀臨清德州河西務倉三分之一改為京

通倉景武初移武清衛諸倉於通州成化初廢臨德預
備倉在城外者而以城內空廢儲預備米名臨清者曰
常盈德州者曰常豐凡京倉五十有六通倉十有六直
省府州縣藩府邊隘堡站衛地屯戍皆有倉少者一二
多者二三十云預備倉之設也太祖選耆民運鈔糴米
以備振濟即令掌之天下州縣多所儲蓄後漸廢弛于
謙撫河南山西修其政周忱撫南畿別立濟農倉他人
不能也正統時重侵盜之罪至僉妻充軍且定納穀千

五百石者勅獎為義民免本戶雜役凡振饑米一石俟有年納稻穀二石五斗還官弘治三年限州縣十里以下積萬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衛千戶所萬五千石百戶所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以為殿最不及三分者奪俸六分以上降調十八年令贖罪贓罰皆糴穀入倉正德中令囚納紙者以其八折米入倉軍官有犯者納穀準立功初預備倉皆設倉官至是革令州縣官及管糧倉官領其事嘉靖初諭德顧鼎臣言成弘時每

年以存留餘米入預備倉緩急有備今秋糧僅足兌運
預備無粒米一遇災傷輒奏留他糧及勸富民借穀以
應故事乞急復預備倉緩急有備帝乃令有司設法多
積米穀仍做古常平法春振貧民秋成還官不取其息
府積萬石州四五千石縣二三千石為率既又定十里
以下萬五千石累而上之八百里以下至十九萬石其
後積粟盡平糶以濟貧民儲積漸減隆慶時劇郡無過
六千石小邑止千石久之數益減科罰亦益輕萬厯中

上州郡至三千石止而小邑或僅百石有司沿為具文
屢下詔申飭率以虛數欺罔而已弘治中江西巡撫林
俊嘗請建常平及社倉嘉靖八年乃令各撫按設社倉
令民二三十家為一社擇家殷實而有行義者一人為
社首處事公平者一人為社正能書算者一人為社副
每朔望會集別戶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斗加
耗五合上戶主其事年饑上戶不足者量貸稔歲還倉
中下戶酌量振給不還倉有司造冊送撫按歲一察覈

倉虛罰社首出一歲之米其法頗善然其後無力行者
兩京庫藏先後建設其制大畧相同內府凡十庫承運
庫貯緞匹金銀寶玉齒角羽毛而金花銀最大歲進百
萬兩有奇廣積庫貯硫黃硝石甲字庫貯布匹顏料乙
字庫貯胖襖戰鞋軍士裘帽丙字庫貯棉花絲纊丁字
庫貯銅鐵獸皮蘇木戊字庫貯甲仗贓罰庫貯沒官物
廣惠庫貯錢鈔廣盈庫貯紵絲紗羅綾錦綉絹六庫皆
屬戶部惟乙字庫屬兵部戊字廣積廣盈庫屬工部又

有天財庫亦名司鑰庫貯各衙門管鑰亦貯錢鈔供用
庫貯秬稻熟米及上供物以上通謂之內庫其在宮內
者又有內東裕庫寶藏庫謂之裏庫凡裏庫不關於有
司其會歸門寶善門迤東及南城磁器諸庫則謂之外
庫若內府諸監司局神樂堂犧牲所太常光祿寺國子
監皆各以所掌收貯應用諸物太僕則馬價銀歸之明
初嘗置行用庫於京城及諸府州縣以收易昏爛之鈔
仁宗時罷英宗時始設太倉庫初歲賦不徵金銀惟坑

治稅有金銀入內承運庫其歲賦偶折金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祿而各邊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改折漕糧歲以百萬為額盡解內承運庫不復送南京自給武臣祿十餘萬兩外皆為御用所謂金花銀也七年乃設戶部太倉庫各直省派剩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課關稅凡折銀者皆入太倉庫籍沒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援例上納者亦皆入焉專以貯銀故又謂之銀庫弘治時內府供應繁多每收太倉銀入內

庫又置南京銀庫正德時內承運庫中官數言內府財
用不充請支太倉銀戶部執奏不能沮嘉靖初內府供
應視弘治時其後乃倍之初太倉中庫積銀八百餘萬
兩續收者貯之兩廡以便支發而中庫不動遂以中庫
為老庫兩廡為外庫及是時老庫所存者僅百二十萬
兩二十二年特令金花子粒銀應解內庫者並送太倉
備邊用然其後復入內庫三十七年令歲進內庫銀百
萬兩外加預備欽取銀後又取沒官銀四十萬兩入內

庫隆慶中數取太倉銀入內庫承運庫中官至以空劄下戶部取之廷臣疏諫皆不聽又數取光祿太僕銀工部尚書朱衡極諫不聽初世宗時太倉所入二百萬兩有奇至神宗萬曆六年太倉歲入凡四百五十餘萬兩而內庫歲供金花銀外又增買辦銀二十萬兩以為常後又加內操馬芻料銀七萬餘兩久之太倉光祿太僕銀括取幾盡邊賞首功向發內庫者亦取之太僕矣凡甲字諸庫主事偕科道巡視太倉庫員外郎主事領之

而以給事中巡視嘉靖中始兩月一報出納之數時修工部舊庫名曰節慎庫以貯礦銀尚書文明以給工價帝詰責之令以他銀補償自是專以給內用焉其在外諸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縣衛所皆有庫以貯金銀錢鈔絲帛贓罰諸物巡按御史三歲一盤查各運司皆有庫貯銀歲終巡按御史委官察之凡府州縣稅課司局河泊所歲課商稅魚課引由契本諸課程太祖令所司解州縣府司以至於部部劄之庫其元封識不擅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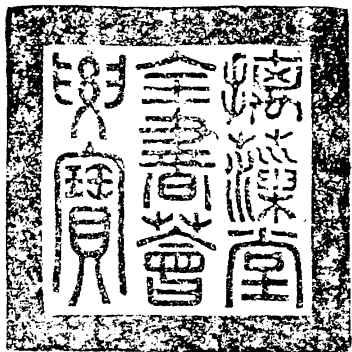
至永樂時始委驗勘中方起解至部復驗同乃進納嘉靖時建驗試廳驗中給進狀寄庫月逢九會巡視庫藏科道官進庫驗收不堪者駁易正統十年設通濟庫於通州世宗時罷隆慶初密雲薊州昌平諸鎮皆設庫收貯主客年例軍門公費及撫賞修邊銀云凡為倉庫害者莫如中官內府諸庫監收者橫索無厭正德時台州衛指揮陳良納軍器稽留八載至乞食於市內府收糧增耗嘗以數倍為率其患如此諸倉初不設中官宣德

末京通二倉始置總督中官一人後淮徐臨德諸倉亦
置監督漕輓軍民被其害世宗用孫交張孚敬議撤革
諸中官惟督諸倉者如故久之從給事中管懷理言乃
罷之初天下府庫各有存積邊餉不借支於內京師不
收括於外成化時巡鹽御史楊澄始請發各鹽運提舉
司贓罰銀入京庫弘治時給事中曾昂請以諸布政司
公帑積貯征徭羨銀盡輸太倉尚書周經力爭之以為
用不足者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必欲盡括天下

財非藏富於民意也至劉瑾用事遂令各省庫藏盡輸京師世宗時閩廣進羨餘戶部請責他省巡按歲一奏獻如例又以太倉庫匱運南戶部庫銀八十萬兩實之而戶部條上理財事宜臨德二倉積銀二十萬兩錄以歸太倉隆慶初遣四御史分行天下搜括庫銀神宗時御史蕭重望請覈府縣歲額銀進部未報上千戶何其賢乞敕內官與已督之帝竟從其請由是外儲日就耗至天啟中用操江巡撫范濟世策下敕督歲進收括靡

有遺矣南京內庫頗藏金銀珍寶魏忠賢矯旨取進盜竊一空內外匱竭遂至於亡

明史卷七十九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六百七十三

史部

明史卷八十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第五十六

食貨四

鹽法

茶法

煮海之利歷代皆官領之太祖初起即立鹽法置局設官令商人販鬻二十取一以資軍餉既而倍征之用胡深言擬初制

丙午歲始置兩淮鹽官吳元年置兩浙洪武初諸產鹽地次第設都轉運鹽使六曰兩淮曰兩浙曰長蘆曰山東曰福建曰河東鹽課提舉司七曰廣東曰海北曰四川曰雲南雲南提舉司凡四曰黑鹽井白鹽井安寧鹽井五井又陝西靈州鹽課司一兩淮所轄分公司三曰泰州曰淮安曰通州批驗所二曰儀真曰淮安鹽場三十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三十五萬二千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厯時同鹽行直隸之應天寧國太平揚州鳳陽廬州安慶池淮

安九府滁和二州江西湖廣二布政司河南之河南汝
寧南陽三府及陳州正統中貴州亦食淮鹽成化十八
年湖廣衡州永州改行海北鹽正德二年江西贛州南
安吉安改行廣東鹽所輸邊甘肅延綏寧夏宣府太同
遼東固原山西神池諸堡上供光祿寺神宮監內官監
歲入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兩浙所轄分司四曰嘉興
曰松江曰寧紹曰溫台批驗所四曰杭州曰紹興曰嘉
興曰溫州鹽場三十五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

鹽二十二萬四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厯
時同鹽行浙江直隸之松江蘇州常州鎮江徽州五府
及廣德州江西之廣信府所輸邊甘肅延綏寧夏固原
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十四萬兩明初置北
平河間鹽運司後改稱河間長蘆所轄分司二曰滄州
曰青州批驗所二曰長蘆曰小直沽鹽場二十四各鹽
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六萬三千一百餘引弘治
時改辦小引鹽十八萬八百餘引萬厯時同鹽行北直

隸河南之彰德衛輝二府所輸邊宣府大同薊州上供
郊廟百神祭祀內府羞膳及給百官有司歲入太倉餘
鹽銀十二萬兩山東所轄分司二曰膠萊曰濱樂批驗
所一曰濰口鹽場十九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
鹽十四萬三千三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
厯時九萬六千一百餘引鹽行山東直隸徐邳宿三州
河南開封府後開封改食河東鹽所輸邊遼東及山西
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五萬兩福建所轄鹽場七

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十萬四千五百餘引
弘治時增七百餘引萬厯時減千引其引曰依山曰附
海依山納折色附海行本色神宗時亦改折色鹽行境
內歲入太倉銀二萬二千餘兩河東所轄解鹽初設東
場分司於安邑成祖時增設西場於解州尋復并於東
正統六年復置西場分司弘治二年增置中場分司洪
武時歲辦小引鹽三十萬四千引弘治時增八萬引萬
厯中又增二十萬引鹽行陝西之西安漢中延安鳳翔

四府河南之歸德懷慶河南汝寧南陽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陽潞安二府澤沁遼三州地有兩見者鹽得蕪行隆慶中延安改食靈州池鹽崇禎中鳳翔漢中二府亦改食靈州鹽歲入太倉銀四千餘兩給宣府鎮及大同代府祿糧抵補山西民糧銀共十九萬兩有奇陝西靈州有大小鹽池又有漳縣鹽井西和鹽井洪武時歲辦鹽西和十三萬一千五百斤有奇漳縣五十一萬五千六百斤有奇靈州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斤有奇

弘治時同萬厯時三處共辦千二百五十三萬七千六百餘斤鹽行陝西之鞏昌臨洮二府及河州歲解寧夏延綏固原餉銀三萬六千餘兩廣東所轄鹽場十四海北所轄鹽場十五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廣東四萬六千八百餘引海北二萬七千餘引弘治時廣東如舊海北萬九千四百餘引萬厯時廣東小引生鹽三萬二百餘引小引熟鹽三萬四千六百餘引海北小引正耗鹽一萬二千四百餘引鹽有生有熟熟貴生賤

廣東鹽行廣州肇慶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海北鹽
行廣東之雷州高州廉州瓊州四府湖廣之桂陽郴二
州廣西之桂林柳州梧州潯州慶遠南寧平樂太平思
明鎮安十府田龍泗城奉議利五州歲入太倉鹽課銀
萬一千餘兩四川鹽井轄鹽課司十七洪武時歲辦鹽
一千一十二萬七千餘斤弘治時辦二千一十七萬六
千餘斤萬厯中九百八十六萬一千餘斤鹽行四川之
成都叙州順慶保寧夔州五府潼川嘉定廣安雅廣元

五州縣歲解陝西鎮鹽課銀七萬一千餘兩雲南黑鹽井轄鹽課司三白鹽井安寧鹽井各轄鹽課司一五井轄鹽課司七洪武時歲辦大引鹽萬七千八百餘引弘治時各井多寡不一萬厯時與洪武同鹽行境內歲入太倉鹽課銀三萬五千餘兩成祖時嘗設交趾提舉司其後交趾失乃罷遼東鹽場不設官軍餘煎辦召商易粟以給軍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鹽所產不同解州之鹽風水所結寧夏之鹽刮地得之淮浙之鹽熬波

川滇之鹽汲井閩粵之鹽積鹵淮南之鹽煎淮北之鹽
曬山東之鹽有煎有曬此其大較也有明鹽法莫善於
開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運至太
和嶺路遠費煩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
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
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運費省而邊儲充帝從
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
召商中鹽以為軍儲鹽法邊計相輔而行四年定中鹽

例輸米臨濠開封陳橋襄陽安陸荊州歸州大同太原
孟津北平河南府陳州北通州諸倉計道里近遠自五
石至一石有差先後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直
高下中納者利否道遠地險則減而輕之編置勘合及
底簿發各布政司及都司衛所商納糧畢書所納糧及
應支鹽數齎赴各轉運提舉司照數支鹽轉運諸司亦
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則如數給與鬻鹽有定所刊諸
銅版犯私鹽者罪至死偽造引者如之鹽與引離即以

私鹽論成祖即位以北京諸衛糧乏悉停天下中鹽專
於京衛開中惟雲南金齒衛楚雄府四川鹽井衛陝西
甘州衛開中如故不數年京衛糧米充羨而大軍征安
南多費甘肅軍糧不敷百姓疲轉運迨安南新附餉益
難繼於是諸所復召商中鹽他邊地復以次及矣仁宗
立以鈔法不通議所以斂之之道戶部尚書夏原吉請
令有鈔之家中鹽遂定各鹽司中鹽則例滄州引三百
貫河南山西半之福建廣東百貫宣德元年停中鈔例

三年原吉以北京官吏軍匠糧餉不支條上預備策言
中鹽舊則太重商賈少至請更定之乃定每引自二斗
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召商納米北京戶部尚書郭敦
言中鹽則例已減而商來者少請以十分為率六分支
與納米京倉者四分支與遼東永平山海甘肅大同宣
府萬全已納米者他處中納悉停之又言洪武中中鹽
客商年久物故代支者多虛冒請按引給鈔十錠帝皆
從之而命倍給其鈔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獨石永平道

險遠趨中者少許寓居官員及軍餘有糧之家納米豆
中鹽正統三年寧夏總兵官吏昭以邊軍缺馬而延慶
平涼官吏軍民多養馬乃奏請納馬中鹽上馬一匹與
鹽百引次馬八十引既而定邊諸衛遞增二十引其後
河州中納者上馬二十五引中減五引松潘中納者上
馬三十五引中減十引久之復如初制中馬之始驗馬
乃掣鹽既而納銀於官以市馬銀入布政司宗祿屯糧
修邊振濟展轉支銷銀盡而馬不至而邊儲亦自此告

賈矣於是召商中淮浙長蘆鹽以納之令甘肅中鹽者
淮鹽十七浙鹽十三淮鹽惟納米麥浙鹽兼收豌豆青
稞因淮鹽直貴商多趨之故令淮浙兼中也明初仍宋
元舊制所以優恤竈戶者甚厚給草場以供樵採堪耕
者許開墾仍免其雜役又給工本米引一石置倉於場
歲撥附近州縣倉儲及兌軍餘米以待給兼支錢鈔以
米價為準尋定鈔數淮浙引二貫五百文河間廣東海
北山東福建四川引二貫竈戶雜犯死罪以上止予杖

計日煎鹽以贖後設總催多股削竈戶至正統時竈戶
貧困逋逃者多松江所負課六十餘萬民訴於朝命直
隸巡撫周忱兼理鹽課忱條上鑄鐵釜恤鹵丁選總催
嚴私販四事且請於每年正課外帶徵逋課帝從其請
命分逋課為六以六載畢徵當是時商人有自永樂中
候支鹽祖孫相代不得者乃議倣洪武中例而加鈔錠
以償之願守支者聽又以商人守支年久雖減輕開中
少有上納者議他鹽司如舊制而淮浙長蘆以十分為

率八分給守支商曰常股二分收貯於官曰存積遇邊
警始召商中納常股存積之名由此始凡中常股者價
輕中存積者價重然人甚苦守支爭趨存積而常股壅
矣景帝時邊圉多故存積增至六分中納邊糧兼納穀
草秋青草秋青草三當穀草二廣東之鹽例不出境商
人率市守關吏越市廣西巡撫葉盛以為任之則廢法
禁之則病商請令入米餉邊乃許出境公私交利焉成
化初歲洊災京儲不足召商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鹽

舊例中鹽戶部出榜召商無徑奏者富人呂銘等託勢要奏中兩淮存積鹽中旨允之戶部尚書馬昂不能執正鹽法之壞自此始勢豪多撓中商人既失利江南北軍民因造遮洋大船列械販鹽乃為重法私販窩隱俱論死家屬徙邊衛夾帶越境者充軍然不能遏止也十九年頗減存積之數常股七分而存積三分然商人樂有見鹽報中存積者爭至遂仍增至六分淮浙鹽猶不能給乃配支長蘆山東以給之一人兼支數處道遠不

及親赴邊商輒貿引於近地富人自是有邊商內商之分內商之鹽不能速獲邊商之引又不賤售報中寢怠存積之滯遂與常股等憲宗末年閹宦竊勢奏討淮浙鹽無算兩淮積久至五百餘萬引商引壅滯至孝宗時而買補餘鹽之議興矣餘鹽者竈戶正課外所餘之鹽也洪武初制商支鹽有定場毋許越場買補勤竈有餘鹽送場司二百斤為一引給米一石其鹽召商開中不拘資次給與成化後令商收買而勸借米麥以振貧竈

至是清理兩淮鹽法侍郎李嗣請令商人買餘鹽補官引而免其勸借且停各邊開中俟逋課完日官為賣鹽三分價直二充邊儲而留其一以補商人未交鹽價由是以餘鹽補充正課而鹽法一小變明初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方菽粟無甚貴之時成化間始有折納銀者然未嘗著為令也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戶部尚書葉淇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中米直加倍

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百餘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武宗之初以鹽法日壞令大臣王瓊張憲等分道清理而慶寧侯周壽壽寧侯張鶴齡各令家人奏買長蘆兩淮鹽引戶部尚書韓文執不可中旨許之織造太監崔杲又奏乞長蘆鹽二萬引戶部以半與之帝欲全與大學士劉健等力爭李東陽語尤切帝不悅健等復疏爭乃從部議權要開中既多又許買餘鹽一引有用至十餘年者正

德二年始申截舊引角之令立限追繳而每引增納紙
價及振濟米麥引價重而課壅如故矣先是成化初都
御史韓雍於肇慶梧州清遠南雄立抽鹽廠官鹽一引
抽銀五分許帶餘鹽四引引抽銀一錢都御史秦紘許
增帶餘鹽六引抽銀六錢及是增至九錢而不復抽官
引引目積滯私鹽通行乃用戶部郎中丁致祥請復紘
舊法而他處商人夾帶餘鹽掣割納價惟多至三百斤
者始罪之淮浙長蘆引鹽常股四分以給各邊主兵及

工役振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邊境有警未嘗
妄開開必邊臣奏討經部覆允未有商人擅請及專請
淮鹽者弘治間存積鹽甚多正德時權倖遂奏開殘鹽
改存積常股皆為正課且皆折銀邊臣緩急無備而勢
要占中賣窩價增數倍商人引納銀八錢無所獲利多
不願中課日耗絀姦黠者夾帶影射弊端百出鹽臣承
中璫風旨復列零鹽所鹽諸目以假之世宗登極詔首
命裁革未幾商人逮俊等夤緣近倖以增價為名奏買

殘餘等鹽戶部尚書秦金執不允帝特令中兩淮額鹽三十萬引於宣府金言姦人占中淮鹽賣窩罔利使山東長蘆等鹽別無搭配積之無用虧國用誤邊儲莫此為甚御史高世魁亦爭之詔減淮引十萬分兩浙長蘆鹽給之金復言宣大俱重鎮不宜令姦商自擇便利但中宣府帝可之已而俊等請以十六人中宣府十一人中大同竟從其請嘉靖五年從給事中管律奏乃復常股存積四六分之制然是時餘鹽盛行正鹽守支日久

願中者少餘鹽第領勘合即時支賣願中者多自弘治時以餘鹽補正課初以償逋課後令商人納價輸部濟邊至嘉靖時延綏用兵遼左缺餉盡發兩淮餘鹽七萬九千餘引於二邊開中自是餘鹽行其始尚無定額未幾兩淮增引一百四十餘萬每引增餘鹽二百六十五斤引價淮南納銀一兩九錢淮北一兩五錢又設處置科罰名色以苛斂商財於是正鹽未派先估餘鹽商竈俱因姦黠者藉口官員餘鹽夾販私煎法禁無所施鹽

法大壞十三年給事中管懷理言鹽法之壞其弊有六
開中不時米價騰貴召糴之難也勢豪大家專擅利權
報中之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之難也下場挨
掣動以數年守支之難也定價太昂息不償本取贏之
難也私鹽四出官鹽不行市易之難也有此六難正課
壅矣而司計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
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雖歲入距萬無益軍需嘗考祖
宗時商人中鹽納價甚輕而竈戶煎鹽工本甚厚今鹽

價十倍於前而工本不能十一何以禁私鹽使不行也
故通鹽法必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鹽價大抵
正鹽賤則私販自息今宜定價每引正鹽銀五錢餘鹽
二錢五分不必解赴太倉俱令開中關支餘鹽以盡收
為度正鹽價輕既利於商餘鹽收盡又利於竈未有商
竈俱利而國課不充者也事下所司戶部覆以為餘鹽
銀仍解部如故而邊餉益虛矣至二十年帝以變亂鹽
法由餘鹽敕罷之淮浙長蘆悉復舊法夾帶者割沒入

官應變賣者以時估為準御史吳瓊又請各邊中鹽者
皆輸本色然令甫下吏部尚書許讚即請復開餘鹽以
足邊用戶部覆從之餘鹽復行矣先是十六年令兩浙
僻邑官商不行之處山商每百斤納銀八分給票行鹽
其後多侵奪正引官商課缺引壅二百萬候掣必五六
載於是有預徵執抵季掣之法預徵者先期輸課不得
私為去留執抵者執現在運鹽水程復持一引以抵一
引季掣則以納課先後為序春不得遲於夏夏不得超

於春也然票商納稅即掣賣預徵諸法徒厲引商而已
靈州鹽池自史昭中馬之議行邊餉虧缺甘肅米直石
銀五兩戶部因奏停中馬召商納米中鹽二十七年令
開中者止納本色糧草三十一年令河東以六十二萬
引為額合正餘鹽為一而草餘鹽名時都御史王紳御
史黃國用議兩淮竈戶餘鹽每引官給銀二錢以充工
本增收三十五萬引名為工本鹽令商人中額鹽二引
帶中工本鹽一引抵主兵年例十七萬六千兩有奇從

其請初淮鹽歲課七十萬五千兩開邊報中為正鹽後
益餘鹽納銀解部至是通前額凡一百五萬引額增三
之一行之數年積滯無所售鹽法壅不行言事者屢陳
工本為鹽贅疣戶部以國用方絀年例無所出因之不
變江西故行淮鹽三十九萬引後南安贛州吉安改行
廣鹽惟南昌諸府行淮鹽二十七萬引既而私販盛行
袁州臨江瑞州則私食廣鹽撫州建昌私食福鹽於是
淮鹽僅行十六萬引數年之間國計大絀巡撫馬森疏

其害請於峽江縣建橋設關扼閩廣要津盡復淮鹽額
稍增至四十七萬引未久橋毀增額二十萬引復除矣
三十九年帝欲整鹽法乃命副都御史鄢懋卿總理淮
浙山東長蘆鹽法懋卿嚴嵩黨也苞苴無虛日兩淮額
鹽銀六十一萬有奇自設工本鹽增九十萬懋卿復增
之遂滿百萬半年一解又搜括四司殘鹽共得銀幾二
百萬一時詡為奇功乃立剋限法每卒一人季限獲私
鹽有定數不及數輒削其催役錢邏卒經歲有不得支

一錢者乃共為私販以牟大利甚至刦估舶誣以鹽盜而執之流毒遍海濱矣嵩失勢巡鹽御史徐爌言兩淮鹽法曰常股曰存積曰水鄉共七十萬引有奇引二百斤納銀八分永樂以後引納粟二斗五升下場闕支四散發賣商人之利亦什五焉近年正鹽之外加以餘鹽餘鹽之外又加工本工本不足乃有添單添單不足又加添引懋卿趨利目前不顧其後是誤國亂政之尤者方今災荒疊告鹽場渰沒若欲取盈百萬必至逃亡弦

急欲絕不棘於此於是悉罷懋卿所增者四十四年巡鹽御史朱炳如奏罷兩淮工本鹽自葉淇變成法邊儲多缺嘉靖八年以後稍復開中邊商中引內商守支末年工本鹽行內商有數年不得掣者於是不樂買引而邊商困因營求告掣河鹽河鹽者不上廩困在河徑自超掣易支而獲利捷河鹽行則守支存積者愈久而內商亦困引價彌賤於是姦人專以收買邊引為事名曰囤戶告掣河鹽坐規厚利時復議於正鹽外附帶餘鹽以

抵工本之數因戶因得賤買餘鹽而貴售之邊商與內
商愈困矣隆慶二年屯鹽都御史龐尚鵬疏言邊商報
中內商守支事本相須但內商安坐邊商遠輸勞逸不
均故掣河鹽者以惠邊商也然河鹽既行淮鹽必滯內
商無所得利則邊商之引不售今宜停掣河鹽但別邊
商引價自見引及起紙關引到司勘合別為三等定銀
若干邊商倉鈔已到內商不得留難蓋河鹽停則淮鹽
速行引價定則開中自多邊商內商各得其願矣帝從

之四年御史李學詩議罷官買餘鹽報可是時廣西古田平巡撫都御史殷正茂請官出資本買廣東鹽至桂林發賣七萬餘包可獲利二萬二千有奇從之自嘉靖初復常股四分存積六分之制後因各邊多故常股存積並開淮額歲課七十萬五千餘引又增各邊新引歲二十萬萬歷時以大工搜遠年違沒廢引六十餘萬胥出課額之外無正鹽止令商買補餘鹽餘鹽久盡惟計引重科加煎飛派而已時兩淮引價餘銀百二十餘萬

增至百四十五萬新引日益正引日墜千戶尹英請配

賣沒官鹽可得銀六萬兩大學士張位等爭之二十六

年以鴻臚寺主簿田應壁奏命中官魯保鬻兩淮沒官

餘鹽給事中包見捷極陳利害不聽保既視事遂議開

存積鹽戶部尚書楊俊民言明旨覈沒官鹽而存積非

沒官也額外加增必虧正課保奏不可從御史馬從騁

亦爭之俱不聽保乃開存積八萬引引重五百七十斤

越次超掣壓正鹽不行商民大擾而姦人蠱起董璉吳

應麒等爭言鹽利山西福建諸稅監皆領鹽課矣百戶高時夏奏浙閩餘鹽歲可變價三十萬兩巡撫金學曾勘奏皆罔疏入不省於是福建解銀萬三千兩有奇浙江解三萬七千兩有奇借名苛斂商困引壅戶部尚書趙世卿指其害由保因言額外多取一分則正課少一分而國計愈絀請悉罷無名浮課不報三十四年夏至明年春正額逋百餘萬保亦惶懼請罷存積引鹽保尋死有旨罷之而引斤不能減矣李太后薨帝用遺誥蠲

各運司浮課商困稍甦而舊引壅滯戶部上鹽法十議
正行見引附銷積引以疏通之巡鹽御史龍遇奇立鹽
政綱法以舊引附見引行淮南編為十綱淮北編為十
四綱計十餘年則舊引盡行從之天啓時言利者恣搜
括務增引超掣魏忠賢黨郭興治崔呈秀等巧立名目
以取之所入無算論者比之絕流而漁崇禎中給事中
黃承昊條上鹽政頗欲有所釐革是時兵餉方大絀不
能行也初諸王府則就近地支鹽官民戶口食鹽皆計

口納鈔自行關支而官吏食鹽多冒增口數有一官支二千餘斤一吏支五百餘斤者乃限吏典不得過十口文武官不過三十口大口鈔十二貫支鹽十二斤小口半之景泰三年始以鹽折給官吏俸糧以百四十斤當米一石京官歲遣吏下場恣為姦利錦衣吏益暴率聯巨艦私販有司不能詰巡鹽御史乃定百司食鹽數攬束以給吏禁毋下場納鈔僦輓費無所出吏多亡嘉靖中吏部郎中陸光祖言於尚書嚴訥疏請革之自後百

司停支食鹽惟戶部及十三道御史歲支如故軍民計口納鈔者浙江月納米三升買鹽一斤而商賈持鹽赴官官為斂散追徵之急過於租賦正統時從給事中鮑輝言令民自買食鹽於商罷納米令且鬻十斤以下者勿以私鹽論而鹽鈔不除後條鞭法行遂編入正賦巡鹽之官洪永時嘗一再命御史視鹽課正統元年始命侍郎何文淵王佐副都御史朱與言提督兩淮長蘆兩浙鹽課命中官御史同往未幾以鹽法已清下敕召還

後遂令御史視鹺依巡按例歲更代以為常十一年以山東諸鹽場隸長蘆巡鹽御史十四年命副都御史耿九疇清理兩淮鹽法成化中特遣中官王允中僉都御史高明整治兩淮鹽法明請增設副使一人判官二人孝宗初鹽法壞戶部尚書李敏請簡風憲大臣清理乃命戶部侍郎李嗣於兩淮刑部侍郎彭韶於兩浙俱兼都御史賜敕遣之弘治十四年僉都御史王璟督理兩淮鹽法正德二年兩淮則僉都御史王瓊閩浙則僉都

御史張憲後惟兩淮賦重時遣大臣十年則刑部侍郎
藍章嘉靖七年則副都御史黃臣三十二年則副都御
史王紳至二十九年特命副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四運
司事權尤重自隆慶二年副都御史龐尚鵬總理兩淮
長蘆三運司後遂無特遣大臣之事

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
馬法用制番人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貯邊易
馬官茶間徵課鈔商茶輸課畧如鹽制初太祖令商人

於產茶地買茶納錢請引引茶百斤輸錢二百不及引
曰畸零別置由帖給之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人得告
捕置茶局批驗所稱較茶引不相當即為私茶凡犯私
茶者與私鹽同罪私茶出境與關隘不譏者並論死後
又定茶引一道輸錢千照茶百斤茶由一道輸錢六百
照茶六百斤既又令納鈔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洪武
初定令凡賣茶之地令宣課司三十取一四年戶部言
陝西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諸縣茶園四十五

頃茶八十六萬餘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頃茶二百三十
十八萬餘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無主茶園令軍
士薈采十取其一以易番馬從之於是諸產茶地設茶
課司定稅額陝西二萬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萬斤設
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自碉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
行茶之地五千餘里山後歸德諸州西方諸部落無不
以馬售者碉門永寧筠連所產茶名曰剪刀麓葉惟西
番用之而商販未嘗出境四川茶鹽都轉運使言宜別

立茶局徵其稅易紅纓氊衫米布椒蠟以資國用而居
民所收之茶依江南給引販賣法公私兩便於是永寧
成都筠連皆設茶局矣川人故以茶易毛布毛纓諸物
以償茶課自定課額立倉收貯專用以市馬民不敢私
採課額每虧民多賠納四川布政司以為言乃聽民採
摘與番易貨又詔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專令蒸烏
茶易馬初制長河西等番商以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
巖州衛入黎州始達茶馬司定價馬一匹茶千八百斤

於碣門茶課司給之番商往復迂遠而給茶太多巖州
衛以為言請置茶馬司於巖州而改貯碣門茶於其地
且驗馬高下以為茶數詔茶馬司仍舊而定上馬一匹
給茶百二十斤中七十斤駒五十斤三十年改設秦州
茶馬司於西寧勅右軍都督曰近者私茶出境互市者
少馬日貴而茶日賤啟番人玩侮之心檄秦蜀二府發
都司官軍於松潘碣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口
外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又遣駙馬都尉謝達諭蜀王椿

曰國家榷茶本資易馬邊吏失譏私販出禁惟易紅纓
雜物使番人坐守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番
人哉爾其諭布政司都司嚴為防禁毋致失利當是時
帝綢繆邊防用茶易馬固番人心且以強中國嘗謂戶
部尚書郁新用陝西漢中茶三百萬斤可得馬三萬匹
四川松茂茶如之販鬻之禁不可不嚴以故遣僉都御
史鄧文鑑等察川陝私茶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茶坐
死又製金牌信符命曹國公李景隆齎入番與諸番要

約篆文上曰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
凡四十一面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牌四面納馬三
千五十匹河州必里衛西番二十六族牌二十一面納
馬七千七百五十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
申中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匹下號金牌
降諸番上號藏內府以為契三歲一遣官合符其通道
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碣門運茶五十餘萬斤獲馬萬三
千八百匹太祖之馭番如此永樂中帝懷柔遠人遞增

茶斤由是市馬者多而茶不足茶禁亦稍弛多私出境
碭門茶馬司至用茶八萬餘斤僅易馬七十匹又多瘦
損乃申嚴禁茶設洮門茶馬司又設甘肅茶馬司於陝
西行都司地十三年特遣三御史巡督陝西茶馬太祖
之禁私茶也自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員巡視河州
臨洮碭門黎雅半年以內遣二十四員往來旁午宣德
十年乃定三月一遣自永樂時停止金牌信符至是復
給未幾番人為邊藩所侵掠徙居內地金牌散失而茶

司亦以茶少止以漢中茶易馬且不給金牌聽其以馬
入貢而已先是洪武末置成都重慶保寧播州茶倉四
所令商人納米中茶宣德中定官茶百觔加耗什一中
茶者自遣人赴甘州西寧而支鹽於淮浙以償費商人
恃文憑恣私販官課數年不完正統初都御史羅亨信
言其弊乃罷運茶支鹽例令官運如故以京官總理之
景泰中罷遣行人成化三年命御史巡茶陝西番人不
樂御史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司

巡察已而巡察不專兵部言其害乃復遣御史歲一更

著為令又以歲饑待振復令商納粟中茶且令茶百觔

折銀五錢商課折色自此始弘治三年御史李鸞言茶

馬司所積漸少各邊馬耗而陝西諸郡歲稔無事易粟

請於西寧河西洮州三茶馬司召商中茶每引不過百

觔每商不過三十引官收其十之四餘者始令貨賣可

得茶四十萬觔易馬四千匹數足而止從之十二年御

史王憲又言自中茶禁開遂令私茶莫遏而易馬不利

請停糧茶之例異時或兵荒乃更圖之部覆從其請四

川茶課司舊徵數十萬觔易馬永樂以後番馬悉由陝
西道川茶多浥爛乃令以三分為率一分收本色二分
折銀糧茶停二年延綏饑復召商納糧草中四百萬觔
尋以御史王紹言復禁止并罷正額外召商開中之例
十六年取回御史以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兼理之
一清復議開中言召商買茶官貿其三之一每歲茶五
六十萬觔可得馬萬匹帝從所請正德元年一清又建

議商人不願領價者以半與商令自賣遂著為例永行
焉一清又言金牌信符之制當復且請復設巡茶御史
兼理馬政乃復遣御史而金牌以久廢卒不復復後武
宗寵番僧許西域人例外帶私茶自是茶法遂壞番人
之市馬也不能辨權衡止訂篋中馬篋大則官虧其直
小則商病其繁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約為中制每十
斤為三百三十篋嘉靖三年御史陳講以商茶低偽悉
徵黑茶地產有限乃第茶為上中二品印烙篋上書商

名而考之旋定四川茶引五萬道二萬六千道為腹引
二萬四千道為邊引芽茶引三錢葉茶引二錢中茶至
八十萬斤而止不能太溢十五年御史劉良卿言律例
私茶出境與關隘失察者並凌遲處死蓋西陲藩籬莫
切於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
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非可
以常法論也洪武初例民間畜茶不得過一月之用引
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備振或以儲邊然未嘗禁內地之

民使不得食茶也今減通番之罪止於充軍禁內地之
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課茶悉聚於三茶馬司夫茶司
與番為鄰私販易通而禁復嚴於內郡是毆民為私販
而授之資也以故大姦闌出而漏網小民負升斗而罹
法今計三茶馬司所貯洮河足三年西寧足二年而商
私課茶又日益增積久腐爛而無所用茶法之弊如此
番地多馬而無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勢必相求
而制之之機在我今茶司居民竊易番馬以待商販歲

無虛日及官易時而馬反耗矣請敕三茶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當發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夾帶令茶價踴貴番人受制良馬將不可勝用且多開商茶通行內地官權其半以備軍餉而河蘭階岷諸近番地禁賣如故更重通番之利如律例洮岷河責邊備道臨洮蘭州責隴右分巡西寧責兵備各選官防失守察者以罷軟論奏上報可於是茶法稍飭矣御史劉崙總督尚書王以旂等請復給諸番金牌信符兵部議番族變

詐不常邊藩抄掠無已金牌亟給亟失殊失國體番人
納馬意在得茶嚴私販之禁則番人自順雖不給金牌
馬可集也若私販盛行吾無以繫其心制其命雖給金
牌馬亦不至乃定議發勘合予之其後陝西歲饑茶戶
無所資頗逋課額三十六年戶部以全陝災震邊餉告
急國用大絀上言先時正額茶易馬之外多開中以佐
公家有至五百萬斤者近者御史劉良卿亦開百萬後
止開正額八十萬斤并課茶私茶通計僅九十餘萬宜

下巡茶御史議召商多中御史楊美益言歲祲民貧即
正額尚多虧損安有贏羨今第宜守每年九十萬斤招
番易馬之規凡通內地以息私販增開中以備振荒悉
從停罷毋使與馬分利戶部以帑藏方匱請如弘治六
年例易馬外仍開百萬斤召納邊鎮以備軍餉詔從之
末年御史潘一桂言增中商茶頗壅滯宜裁減十四五
又言松潘與洮河近私茶往往闌出宜停松潘引目申
嚴入番之禁皆報可四川茶引之分邊腹也邊茶少而

易行腹茶多而常滯隆慶三年裁去萬二千以三萬引屬黎雅四千引屬松潘諸邊四千引留內地稅銀共萬四千餘兩解部濟邊以為常五年令甘州做洮河西寧事例歲以六月開中兩月內中馬八百匹立賞罰例商引一二年銷完者罰有差踰三年者罪之沒其附帶茶萬厯五年諸達款塞請開茶市御史李時成言番以茶為命邊藩若得藉以制番番必從之貽患匪細部議給百餘篋而勿許其市易自劉良鄉弛內地之禁楊美益

以為非其後復禁止十三年以西安鳳翔漢中不與番
鄰開其禁招商給引抽十三入官餘聽自賣御史鍾化
民以私茶之闌出多也請分任責成陝之漢中閬南道
督之府佐一人專駐魚渡坝川之保寧川北道督之府
佐一人專駐雞猴坝率州縣官兵防守從之中茶易馬
惟漢中保寧而湖南產茶其直賤商人率越境私販中
漢中保寧者僅一二十引茶戶欲辦本課輒私販出邊
番族利私茶之賤因不肯納馬二十三年御史李舟請

禁湖茶言湖茶行茶法馬政兩弊宜令巡茶御史召商
給引願報漢興保變者準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且湖
南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番人亦受其害既而御史徐
僑言漢中茶少而直高湖南茶多而直下湖茶之行無
妨漢中漢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為宜亦利番
也但宜立法嚴覈以遏假茶戶部折衷其議以漢茶為
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給漢中畢乃給湖南如漢引
不足則補以湖引報可二十九年陝西巡按御史畢三

才言課茶徵輸歲有定額先因茶多餘積園戶解納艱
難以此改折令商人絕跡五司茶空請令漢中五州縣
仍輸本色每歲招商中五百引可得馬萬一十九百餘
匹部議西寧河洮岷甘莊浪六茶司共易馬九千六百
匹著為令天啟時增中馬二千四百匹明初嚴禁私販
久而姦弊日生洎乎末造商人正引之外多給賞由票
使得私行番人上駟盡入姦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
也番得茶叛服自由而將吏又以私馬竄番馬冒支上

茶茶法馬政邊防於是俱壞矣其他產茶之地南直隸
常廬池徽浙江湖嚴衢紹江西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
安湖廣武昌荊州長沙寶慶四川成都重慶嘉定夔瀘
商人中引則於應天宜興杭州三批驗所徵茶課則於
應天之江東瓜埠自蘇常鎮徽廣德及浙江河南廣西
貴州皆徵鈔雲南則徵銀其上供茶天下供額四千有
奇福建建寧所貢最為上品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
薦新等號舊皆採而碾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太祖

以其勞民罷造惟令採茶芽以進復上供戶五百家凡
貢茶第按額以供不具載

明史卷八十